



北平圖書雜誌

北平圖書雜誌在審時臨處在審誌雜書圖平北
號五〇一〇〇〇第字護證在審時臨處在審誌雜書圖平北

第一輯

(第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

漢奸內幕 第一輯

目次

汪逆精衛是怎樣死的？	一
「梅花山」的風水（汪精衛死後以聞）	二
陳公博的「秘室」？	五
周佛海與小玲紅的故事	七
褚民誼一怒掛冠記	八
李士羣暴卒真相	〇
林柏生月下走白門	二
周丁作風吃醋記	三
「瞎人瞎話」王克敏	五
王逆堪唐醜行記	七
頤和園裡的秘密——王蔭泰之罪惡史	八
錦囊計——唐仰杜的「張古畫」	九
袁規夜審白玉霜	二一
川島芳子口中的「小弟弟」	二一
張君秋入獄內幕	二一
「中國鴉片公司」	二一

汪逆精衛是怎樣死的？

汪逆精衛之死，世人知道他死於「背後之一彈」，死於舊病復發；然而事實上，彈固彈矣，却中之一彈！他實死於日本軍閥唐川之一彈，這個內幕，到今天始能揭開。

據說，有這麼一天：

那是十二月十九日的上午九時，日本軍部的唐川同柴山兩個人，到了汪公館，見汪逆談話，內容是關於「徵兵」的問題，這個問題大概以前日方同汪逆有過默契的，汪逆告訴柴山唐川說：現在徵兵困難，青年都逃向他方，請求延期。柴山扳着面孔不語，正在這個當兒，突然室中「拍」的一聲，接着就是一個人跌下去的聲音。

柴山一看，倒下去的是汪逆，臂部在流着血，唐川還在一邊氣沖沖的握着手槍……

等到柴山指揮汪逆護衛拍走一個龐大的身軀的時候，周逆佛海却從外邊走來……

以後，由於日本軍醫的檢查，知道子彈已近體中，於是才有後來在報紙上發表的「後藤部隊長」執刀的一幕。他們取出了唐川的一彈，還竟自說：日本的軍醫神術，安然地取出了「八年以來」留於「先生」背中之一彈。

唐川的一槍，就這樣斷送了一個大好逆。



808995

「梅花山」的風水

汪精衛死後秘聞

論漢奸，「天字第一號」，無疑地，當然還要算這位曾經「開府和運」做了五年爲主席的汪逆精衛算頭把交椅！因爲他生前不但會以兩千萬日元的巨金，去賄賂重光，要求他阻止全面和平的實現；而且他一生所作所爲，無處不處處表現他是「巨奸大惡」！蓋棺可以論定，汪精衛玩的這套把戲，如今總算昭然若揭地可以揭穿在國人的面前了吧！

汪逆之死，已經有一篇「汪精衛是怎樣死的？」記載得很詳細了。這裡我們不再加申述，單表他死後的這一段。

「屍首天上飛」，汪精衛的魂靈兒，是飛散在三島的海面上的，這裏邊有一段故事。

汪之死，是死於日本的名古屋，日本這地方，本來一向是「火葬」的，汪的材很大，一時又無有棺材可買，火葬罷，多少與中國習俗又不合，而且身爲「一代巨奸」，魂飄三島，不使他身歸故土，也會令生者不安？老太婆呢——陳璧君，當然主張還是把他運回南京入殮的好，好在日本的洋松板也多，玻璃蓋子也容易預備，其他一切防腐的科學設備，在日本醫生辦起來，也更非難事，於是煞有介事般的把他的所謂「新國民禮服」穿上，還在他的頸上，套了個日皇贈送的菊花章飾，就這樣「假戲真唱」的，把這一代巨奸，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清晨，用他的心愛機海鷗號直送南京，海闊天空，魂消魄散，做漢奸祗落得魂飛海上，也可說是命該如此了。

到南京，「統籌喪儀」，這正好又是偽府中的一個官冕堂皇的工作。頭一個，壽材問題，當然要花一筆「鉅費」來置辦的，這一個美差，自然便宜不了外人，於是由跟隨汪逆多年的副官去辦了，這位副官，追隨了半生，這一次僅僅是「最後一着」了，嚇，一下子撈了個對扣，報了二百四十萬的花銷，他僅僅以一百四十萬元成交了一個絕無僅有的「沙枋」，一下挖了一百萬，這件事盡人皆知，祇是瞞過了老太婆。

汪逆官邸，原在頤和路卅四號的，旁邊西康路的幾幢大廈，其實滿可安置靈堂，偏偏老太婆却以為他「開府和運」一場，總要設在偽府大禮堂的，那個能違拗，只好照辦，一班所謂漢奸仕版上的達官貴人，在瞻仰遺容以後，重行入殮。這時一個嚴重的問題來了，棺柩怎樣擺才好，禮堂的講台，尺度是縱寬橫窄，若是照普通習慣着擺，前面遺容和香几不好放，若是橫過來擺，又於理不合，若是把講台拿掉，地位又太低了，未免有碍觀瞻，臨時添補，時間又來不及，在這種情況之下，老太婆急得怒氣冲天，大罵左右：「不會辦事」，看什麼自出馬，叫人把靈柩抬起來，親自佈置，抬，抬，抬，東也不合適，西也不合適，一共掉了東西南北共四方，還是不合適，大家懼於雌威，箝口結舌，不敢置一詞，還是「太子」汪孟晉，看不過了，說：「你不必再胡鬧了，爸爸在世的時候，給你搬到東，搬到西，絲毫不得自由，現在你還把他搬來搬去，弄得死者不安，我看你將就了算吧！」一番話說得老太婆啞口無言，不能回嘴。於是一般偽官，才環繞着預備行禮，後來有人說：他們是「連環怕」——兒子怕爸爸，爸爸怕老婆，老婆又得聽兒子的話。

靈堂擺設好了，中間掛着的遺容，是一張普通照片，僅只十二寸，她認為太小，招呼放大，那知放得又太大了，比人的身材還大，殯台前沒有這麼大的地方，只好斜放在靈前，靈旁掛着一副陳逆公博的輓聯，寫的是：

「大夏奠新基，保亞興華千古仰，

「哀音與薄海，鞠躬盡瘁百僚悲。」

汪家的孤子，孤女同陳氏，當然要睡在靈旁，以盡孝思了！偏偏一聲令下，要叫偽部長次長以上和各方面的大員按日照單陪靈，這一下可把許多人給苦壞了。每晚九點鐘必得到，遲到了，老太婆要發怒，說：「不忠於職守，一點良心全沒有。陪靈吧，第二天八點鐘才能走，早走了還要被罵，被頭毛毯一類不許帶的，必要治壞昏迷的哀哀不已然後才見『附庸』之『枕』，鴉片烟槍當然更不好意思了，只好過足了癮去，偶爾大意些，說話提高了聲音，副官出來說：『說話低些，不要驚了夫人的覺！』若是半夜打起呵欠，一下被她看到，她要問『×同志，你們何必來呢，在家裏睡覺不舒服嗎？』傅逆式說：『就是被他罵過的一個，老太婆之跋扈，可見一斑。』

依着老太婆的意思，是把他葬在廣州黃花崗的旁邊的白雲山。但是林逆柏生說：這樣的一個大人物，應該附葬在中山陵，以垂不朽，等到交通便利再計劃吧！結果一致贊同之下，又覺得墓山沒有名字，不大雅觀，想來想去，想出個京郊桃花山來，硬將他改名梅花山，以為足可與黃花崗媲美？但可惜一株梅花也沒有，虧得林又想了一個主意，姑且改名，俟清明再行補植。同時又傳意各偽府部門，一致攤款，興修石墓，以志景仰，這一着，不費吹灰之力，又替老太婆撈了一筆巨款，石人石馬的建築，却不知那裡去了。最可怪的，安葬送殯的那天，賺材錢的那個親信副官，手扶靈柩，寸步不離，行了幾十里路程，那種哀哀欲絕的樣子，人人說他忠心故主，但在第二天，就突然七孔流血暴亡了，隨故主於地下，還是故主叫了他去，始終成了一個「謎」？老太婆亦盛道其孝，效王承恩之故事，附葬於汪墓之旁。

精於風鑑的說，這個墓地，是會發繼承人的，但是明年某月，却又有些不利，陳逆一般，方自要計劃改建梅花山，讓他掉轉一下墓向之時，自己却已身落法網，如今羈押在重慶的土橋監獄，與世隔絕，不知看梅花山的風水先生，事前亦有先見於此否？

陳逆公博的「秘室」？

有人說：陳公博是個「好色貪花，嗜財如命」的貪污種子。看他對同盟社記者，散佈出「自殺」的烟幕以後，而自己冒着風險，竟自率領妻妾携具多金，逃亡日本的作法，就可知道這人的貪佞程度該如何了？活該又演出一幕「起解」的醜劇來，押解回國的時候，他還對檢查他飲料的憲兵說：「你放心，我絕不能死！我之來到日本，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這一幕醜態，真可以在歷來賣國求榮的好佞傳中，劃一筆新的記載，可笑亦復可嘆。

其實，陳的貪贓枉法，實在是筆難罄書的，姑舉一端，以誌其餘。

陳的最得意時代，亦即其鬧得天翻地覆，穢名狼藉的時代，則厥為其偽上海市長任中。蓋偽府陣營，論功行賞，當以陳，周，褚而為汪逆三大臂助；陳以邀功受賞，得先主上海市。上海市長，偽府時代視為經濟心臟地區也。陳既長滬市，亟欲攬大權於一身，於是大刀闊斧，第一步即抓住警權，乃以偽市長之身，自兼偽警察局長，而以遙迎得意之前滬西警察局長盧英到之，盧英者，包辦罪惡之魁首也，以陳身兼市局，為遙迎計，乃於愚園路盧之私邸，設一秘室，室在地窖中，螺旋式建築，左右環繞，外人即偶入其中，七轉八繞，亦必歧其出處，而有既入迷宮之慨，入一室，出乃又一室，一室之中，又有門戶若干，其中間一精室，玲瓏剔透，凡海上珍寶，悉置其中，鋪陳豪華，百珍俱備，室中央置一象牙床，床之正中，赫然烟燈一具，有「老槍」一，為一整犀牛角製，一吸而盡，餘香裊裊，清宮珍物也，盧以之報局座，兼為「講斤頭」「談碼子」，「做生意」之秘密所在焉。室有夾壁牆，並有機關設備，床徐然一推，即可輕輕滑入壁內，隔帳視之，痕跡毫無，陳頗得意此室，每日下午四五時後，則必蒞室。玩女人，則有海上千姝

百媚之娘兒，一擊傾城，再笑傾國，迷陽城，惑下蔡。講斤頭，則千萬億兆，頃刻之間，可以控縱裕如，凡人之所慾，虛無不爲之，衆惡淵藪，其實俱出自此「密室」也，無怪盧英每招搖過市，洋然自得者，密室之設，其力非小。陳喜雀戰，每和輸贏數十萬，雖海上巨紳，亦有畏色焉。陳半生搜括所得，蓋得自此密室不少。

今春，陳逆北來，以「偽代」之尊（？），華北偽吏爲博歡心，爲設筵於懷仁堂，以臨時叫各坤伶侑酒，並各唱一曲。執其事者，乃以傳令式傳各坤伶往，事傳於坤伶孟小冬，孟乃向來人，道三項條件：（一）去了就唱一段戲（二）吃飯陪酒不可能（三）到了就唱，唱完就走。主其事者勉應之，以無孟恐陳逆見噴也。孟匆匆而來，草草一曲即藉詞他去。而坤伶若李玉茹輩，則備經陳逆賞識，李且即席膜拜，大喊「乾爺」不止，陳逆乃各賞若干，其花花世界，有如是者。

又陳逆所嬖，外婦莫國康之外，尙有多人，胥皆名葩奇植。莫爲一女子體育教員，以色艷被陳選爲秘書，尙兼任某項工作，邀寵一時，並會掛名爲「地方行政月刊」社長，有「皇后」稱。然則，近據報載則此艷稱一時之僞皇后，被押抵滬時，已憔悴風柳矣！陳又戀一舞女張某，先是女色皎艷，爲一孫某納爲外室，某夕，陳見而悅之，孫遂進獻，陳藏之金屋于海格路海格大樓十二號，平日海格大樓電梯以節電故不開，惟陳來則始開電梯，此女於陳被逮後，不知何所之矣。

陳逆就逮後，爲陳逆爪牙之盧英，亦以庾死滬上獄中聞，蓋當第三方面軍往滬時，既包圍其住宅，先將其家人衛士者流，盡繳械後，盧硬充好漢，挺身而出，衛者拷其雙手，盧拒之，曰：「我雖然做了漢奸，可是我有我的道理，我跟你們走就是，手銬太失面子！」衛者惡詞對曰：「你做了漢奸還要面子！」立縛起，盧強辯之，被享以槍柄，拖曳以去。盧以養尊處優，縱橫一時，囹圄之中，不堪其苦，遂以庾死。

周佛海與小玲紅的故事

盛道海上艷乘者，無人不知小玲紅之故事。

小玲紅者，海上一女伶也，其藝雖庸，其色則絕艷，小開闢少之欲加染指者，不知凡幾。先是，充上海黃金戲院班底，演開場第三四碼，戲不過徵弓緣，戲鳳一類，爲名伶馬連良賞識，欲加培植，擬携之北歸使掛二牌，卒以夫人反對遂作罷，於是漸爲人注目。未幾，此異圃奇葩，竟一躍而成「巨擘」之金屋焉。初，海上有巨紳孫某，得銀錢業巨子，以有謀於僞財部，因思進美人之計於周逆佛海，蓋黃金美人，投其所好也。計果成，遂別營小公館，藏金屋焉，以爲小星，出入汽車，小玲紅亦儼然貴婦矣。

事聞於周逆夫婦，頗惡之，然又不肯公然行事，百思之，遂得惡計，出四十萬，買一上海「白相人」，某白相人者，爲一拆白黨也。渾身解數，工於嫖媚之術，既多金，遂百般勾引，自各方下手，小玲紅本做藝之流，自甘下流，久之遂與同污，某夕，方携手同赴旅舍，白相人以大功已成，遂秘電夫人，夫人乃發動離威，劈周而至，既抵旅舍，照所指告房間，破門而入，則兩人方成其雲夢，夫人乃勃然變色，指周曰：你好識相！劈頭揪住小玲紅，曰：你好不識抬舉，有心抬舉你成人，反作出此醜事！語竟呼左右出所携糞桶一，使之吃屎，當面羞辱，經來人伴作勸解抱頭鼠竄而去，一場醋波，始告平息，自是而後，孫許久不敢露面，蓋畏見夫人也，自是小玲紅之故事，一幕捉姦，乃艷傳衆口焉。

周子幼海，亦「有其父必有其子」之流也，曾熟絡影星李麗華，在百樂門舞場中，曾以瞥見李伴一軍官同舞，而拔出手槍，後又與海上閩人潘某之名花土小姐演成夢愛，當周逆在滬「玉佛寺」追薦亡母的時候，他竟架着一部汽車，載着所愛，馬路兜風，把周逆氣得要死。

如今周逆已解往重慶，幼海傳已畏罪自殺，父子結局，竟乃如此！

褚民誼一怒掛冠記

偽府有四大奸，曰：陳耀君，曰陳公博，曰周佛海，曰褚民誼是也。褚以太極之名，風流乘，爲世人詬；曩以爲美人魚湯秀瓊趕馬車，被輿論攻擊一時。偽府成立，褚成「有缺即補」之勢，然終以太極缺乏優越政治手腕，終乃鬱鬱，和平之前偽府發表自主廣東。行前，褚於平市會就下，卜者以有異狀囑謹慎從事，褚遂以「官迷心曠」，不顧一切，轉而就勢，無幾，而卒在粵就捕，亦異數也。

偽府之間，黨爭頗厲，汪逆既逝，陳逆公博遂就主席，然以「資格」而論，褚較陳逆資格猶老，陳逆亦假爲虛讓，謙遜一板，褚婉謝，陳乃以上海市一席，暗示太極，褚初亦以爲上海之必得也。蓋當時偽府亦頗欲使華北之特殊化，改爲一統，褚之出處，有二：一爲僞華北政會委員長一席，一則爲上海市，初固未有廣東一舉也。褚初意北上，乃先北來，分向政治，文化各方，大伸其手，然以褚之作風，不能邀在華北日寇青睞，益以酒酣耳熱，便歌一曲，雖「樹木杖樞，風景入畫，堪瀟酒」之歌固被諛之者譽爲「大江東去」者，然其不奈日寇諒解何？於是褚又乃活動上海市。當時僞方之主上海行政者，必須得上海日寇陸軍部之最高當局同意諒解，當時日方提僞上海市長之條件有三：

(一) 一爲年歲必須在五十以上者。

(二) 在上海必須有二十五年以上歷史者。

(三) 不得兼任。

太極百般奔走，以僞外交部長之身，自度必能應合上項條件，而消息發表，竟以周逆佛海兼長滬市，

太極一怒非小，忿而掛冠求去，當向陳逆提請辭職，辭職不准，褚即請長假兩月，遼北來，在平市嘯傲山林，日作嬉遊，大有不問政事，作出塵之想。陳逆乃善言撫之，尤以廣東省一席加委，蓋亦僞府之論功行賞也。褚既掛冠，及得此席，時日寇光景全非，褚頗舉棋不定，在平從某卜者處求卜，卜者謂有異兆，若直言之，則恐有不利，褚猶豫至再。左右亦勸從加考慮，褚曰：不要緊我有辦法！終乃以官迷太大，轉寧戚道，未一月而在粵被捕，亦有其先兆也。

李士羣暴卒真相

「狡兔死，走狗烹」，甘爲敵寇作鷹犬者，其下場終不免有如走狗之烹！觀夫李士羣之死，即可知其冥冥循環，報應不爽，我佛輪迴，信不可欺也。

李之死，外間頗有傳說，然鮮有知其真相者，即知之，懼於倭寇淫威，亦難罄述，李逆之死，乃有極複雜之內因在焉。

緣李固殺人如麻，璣金無算者。其人夙有野心，羅致同黨，組織幹部，擅黨營私，培養羽翼。及其既任僞省長也，復挾持武力，用厚其勢，遂乃遭忌，忌之者，必誘之于死地而後已。

李平日素有自知之明。知其仇家似海，必欲得之而甘心者，大有人在，故平日防範甚嚴，其滬廬愚園路中，黨從警蹕森嚴，一飲一啄，尤慎重將事，惟恐有酖之者；外間應酬，亦鮮進食，每就餐，則必候身舉箸者，而後始下箸進少許，出入恆帶一「鏢密」，携熱水瓶一，若渴則索飲，敬以杯水，則絕口不入，詎料其卒，則以愈防範嚴，而酖之者愈酖之而甘心，其計亦愈奇。

李逆之死，名實爲病，而實爲毒。病初起，寒熱吐瀉並作，醫診後，驗得係某種病菌作祟，爲法針之，入晚稍安，而翌晨又復加劇，醫復仔細檢查則發現另一病菌，更依法針之，略愈後，次日又復劇。最後方發現其染有足以致人死命之病菌多種，凡惡瘧，傷寒，痢疾，以及猩紅熱等菌無不俱備。諸疾並作，醫無可醫，察其病源，則斷定係自口而入。

病中，李自思致病之由，終不可得。死之前一日，始大悟。蓋食肉餅半張，遂致禍也。先是，李與一蘇某交惡，每暗鬥，各時不下，敵方有特務要員岡本者，慨然出任魯仲連，使雙方言歸於好，約李熊會晤

，經岡本居間斡旋，前嫌乃釋，會岡本約邀雙方聚餐，地點既經決定，均難如意，岡本乃邀至彼處進餐，彼處在百老匯大廈，亦即敵之特務機關也。進餐時，以肉餅一盆爲進，岡本以之分於客前，曰：此內子所製也，內子擅烹調，請試嚐之，本人即先食，一再勸客，李不能却，乃食其半，不料若干病菌即在其中，翌日返蘇，病乃暴作，李逝前並告左右：我這病實乃中毒，不能治了，這已經是第三次中毒了！言竟遂卒。其下場如此，亦理所必然也。

林柏生月下走白門

林逆柏生自稱是條「硬漢」，其實他在倉皇出走，演出了那幕喜劇性的逃亡的時候，他的硬線條作風，早不知那裏去了？文化漢奸，原假天下若干美名以點綴掩飾其罪惡？其結果又自如何？

汪逆的糊塗之中，林逆是最走紅的一個。當汪逆在日逝世，消息傳到南京以後，他曾如喪考妣似的那麼跳腳慟哭一場，因此打動老太婆——陳璧君——的憐心，向陳逆說項，而有他日後作偽安徽省長的一席。

到任不久，就因了屬下的營私舞弊，遭到當地人民的反對，更因了他的貪污有據，造成了無吏不貪！剝削民膏，至於極點。

當日皇宣佈投降的廣播傳出來的那天，林逆正在蚌埠，他知事不祥，靠山已倒，倉皇之間，携了幾千萬元的「關金」，乘着那天朦朧的月夜，暗自溜到白門——南京。以觀動靜，打聽消息，也好準備。

身為大員，匆匆逃走，僞府事宜，一概交「秘書長」代理，秘書長自知無法，祇好每天躲在家裡，一直到國軍進入蚌埠以後，頭一名落網的好逆，就是僞秘書長——范諤。

這一回，有分教：

「林柏生月下走白門！」

營漢奸的末路，原即如此。

周·丁吃醋爭風記

上海的一個大菜館裡。

燈紅酒綠，滿席嘉賓，大家喝得酒酣耳熱，好不高興。

「市長，言老板對您可真有面子！」

「那當然……」

「市長，花過不少錢呢！」

「哈哈……」一個得意的笑聲。

「喂，幾點了？」

「怎麼還不來？」

「打電話！叫××酒樓」

「去催請言老板！說周市長請！」

× × ×

「叮，叮……」

喂，××酒家，周市長催請言老板。

一個女人在答覆聲。

——不行，不許走，走了沒面子！

丁部長！那邊也得去呀！……

不成則不成，別攔住不肯放。

怎麼還不來？有點掛「盤兒火」了。

「市長叫她竟自不來！」

「叫電話，喊她說話！」

「慫是市長，他們不肯放我走哩！」

「告訴你，你斟酌辦，你問問你以後還想在南京唱戲不？」

「慫別動氣，我馬上就來好了。」

半點鐘以後，言老板坐在这家大菜館裡，媚眼惺鬆地在勸着酒。滿室生春，男女笑成一片。

他媽的，同老子爭風，那哪兒成？

哈，哈，哈！

「我今天同市長去！……呵，呵呵！」

尾聲。（汽車響）

這一幕偽府中的周，了吃醋爭風記。

「瞎人瞎話」王克敏

有人拿「華北」的漢奸三大王，比做科名裏的狀元，榜眼，探花；狀元是王克敏，榜眼是王揖唐，探花是王蔭泰，這個比喻，比得再恰當無比。

單表其中的「王三公子」，一派利祿薰心，原有一本算不清的糊塗賬。據說他從前在就任「偽臨時政府」執政的以前，廣該北京飯店的「店飯錢」就有廿多萬，到他正式就任「偽委員長」的時候，這筆賬才算還清。

王克敏，外號王瞎子，他頗自知其瞎，所以有時瞎得糊塗。他這個王三公子，却不似玉堂春裏邊的王金龍那般揮金似土，一住院就花了三萬六千，他的惱惱成性，有時恠得讓人難以爲情。

偽政會中，有科長以上階級辦公人員的三輪車十多輛，日子久了，自然需要換一換車帶。幾個偽科長上簽呈給當時的偽長官王蔭泰，王批下照准；憑着偽政會的勢力，每付只不過才花了六千元聯鈔（按照當時的市價即須一萬數千元）買進，這個簽呈，却被送簽呈的人給夾到呈「公事」的「公事」裏了，王克敏看見，即表不悅，以當時物之所值，（王與市況隔離）似嫌太昂，於是批曰：「一付車帶，能值幾許？孟羣（按：王逆蔭泰字）此呈，不實不盡！」批後王惶恐不已，欲加申述，則王已痛斥「不實不盡」之語，不敢分辯，無何，唯唯退下，事後王乃逢人即云：「孟羣許多地方，實乃不實不盡！」其老邁昏憤有如是者。

又某偽吏夙與王不和，然以徒仗日人勢力，王亦無可如何，某背後亦大罵王瞎子，某日，某適上一簽呈，呈至王處，王乃批曰：

「你說我瞎，我瞎瞎，瞎人瞎話辦瞎事，不准，不准！」以王身歷「偽長」，剛愎如是，偽組織之爲

偽組織，沐猴而冠，其是謂歟。

又王體力不支，素打補針，針曰「蓋世維雄」，「華北」之流行注射此針，即自王始。西藥業者，乃以維他命B、C，加以德國製「荷爾萌」改造，遂成「蓋世維雄」，以之應世，獲利巨萬，然則王於此道則一針萬金，不加吝惜。

又王以籌日本華北軍費爲名，與日寇喜多誠一，包運烟土，事露，被華中日海軍扣留，乃有喜多撤職處分！而王卒向東京獻金數千萬了事！當時北平積壓黑貨過多，一跌萬丈！某日東車站之行李房中，發現貼有「大日本憲兵隊司令部」封條運往上海之「軍用」大鐵箱十二個，啓視，則纍纍皆鴉片成件貨色，事主匿而不出，貨亦不復再有下落，凡此種種皆王逆之流所爲，所謂巨奸大惡，其罪端固難道其萬一也。

王逆揖唐醜行記

「那不成了一獨裁嗎？」

「行·行·我可以幹幹！」

世之奴顏卑膝，恬不知恥者，有之，然未見一付醜顏如王大體子之媚日手段者。其對日人一派諛媚，肉麻之至。當日寇敵喜多誠一在平時，主與亞院，某夕，懷仁堂開會，王以「偽長」身份，對喜多竟不敢稱坐，兩膝懸之，一似戰戰兢兢然。惟有諸諸稱是，曲善逢迎而已，喜則譏誚怒罵，王不稍動，又日寇與亞院有政務局之組織，則以日寇專田大佐總其事，王動輒曰：專田先生的意思怎樣就怎樣？一派老奸巨滑，無恥已極。

某時，王之官運達最高峯，當時以「偽委員長」身兼偽內署督辦，此外尚有四五職，時偽教署督辦出缺，某日，日寇之「興亞院長官」鹽澤向王談及此事，王竟恬不以爲恥，效毛遂自薦，說：我可以自兼！鹽澤佛然而曰：你身兼數職，那不成了一獨裁了嗎？王連現媚色，對曰：行，行，我可以幹幹！鹽澤無語，次日王即發表自兼，以達成其「官」運亨通，醜態百出。及就任，大發其「青年舉子」之論，朽腐腐調，遭人痛詈。

日寇既降，王自知難逃法網，神經失常，乃入中央醫院就醫，時院中所住，皆偽官顯貴，醫師固不少愛國者，某日，有二醫師竊語曰：這般漢奸，得好好給他們治，不能叫他們舒舒服服的死了，要給他們治好以後，看他們身受國法！既以病由爲恫，漢奸既惜其命，乃大花其錢，所謂花錢我罪受是也。

頤和園裏的秘密——王蔭泰之醜惡史

大公報的記者，在兩個星期前去訪問過王逆蔭泰，問他有何感想，他回說：我以待罪之身，夫復何言？言下頗有悔不當初之意。

王逆又解說，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了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其實，惡他百般分辯，漢奸史上，總有他一行大罪。

王逆自稱是「書家」，所謂讀書種子，所以有時好逞弄些「小才學」，出個題目，引個經典，但歷觀其得意之作的「告青年書」究竟有什麼骨子呢？亦不過泛泛之言罷了，自己還靦顏以「言論集」行之於世，真乃恬不知羞！

王逆初長偽實部，受命之始，急星夜電召其心腹李某入京，時李正隨程硯秋在津，一夜之間，乃草成組織章則，翌晨携平，王逆部門，即以完成，一時頗引為談料。

王夫人為德藉，既就「偽長」職後，以外籍夫人，雖愛情彌篤，然終有情趣不同之感，部屬乃獻美人計，為別營外室，金屋則在西郊之頤和園內，蓋以其地風景幽雅，且避世人目也。每逢星期六，則萬壽山前，警衛森嚴，蓋偽委員長來外家也。至星期日下午始進城，是以西直道上，每星期六傍午，必見一流線汽車，中坐女友三五，皆朱顏粉面，姣好顏色，中坐一頭髻略白之男子，即王是也。王逆自稱老人，實尚不及六十，然終日盤桓於粉白黛綠叢中，紅顏白髮，自以為樂，其醜態適不自知也。

錦囊計——唐仰杜與一張古畫

「唐老頭子」是山東的偽省長。

他以前在山東辦過實業，開過銀行，後來便做了偽省長。半百之年，伯道無兒，只有一女，待字深閨，老頭子以無兒爲憾，祇以玩弄字畫消遣。喜的是真草隸篆，愛的是水墨丹青。

這天，濟寧一位偽縣太，打算別有所謀，去謁見省長。見面時，帶了一張古畫——趙子昂畫馬。

「省長，請您鑑賞這張古畫！」

「好。」不錯，他在品題。

「這張趙子昂畫馬，省長看好，就留下吧。」

「不。」公然收授，自是自干禁例，唐老頭子搖搖頭。縣太只好退出。

過了兩天，這位縣太打聽得省長好上一家「掛貨舖」。他馬上去找那位掌櫃，心生一計，附耳上來，如此如此。這天，省長出現在掛貨舖。

「有一張好畫，朋友寄放，您看看？」

「不錯，趙子昂畫馬？」

「多少錢？」

「價一萬，省長給六千好了！」

「不貴，給四千吧！」

「得。省長要，就拿去。這朋友原也不在乎錢的。」

老頭子笑了。

過了兩天，這位縣太又去覲見了一次省長！

「你那件事你回去吧，我給你劃下來好了！那張畫我已經買來！」說完點點頭這位縣太滿意的告假。
趙子昂的馬，掛在唐老頭子的府邸。縣太却一旁對老百姓逞着威風。
好一條錦囊妙計。

袁規夜審白玉霜

華北日報載：喪心病狂，爲虎作倀爲日僞作特務工作之主腦份子袁規，終被捕獲，此喪盡天良之僞特務份子，自和平後，即攜帶數千萬元巨款，及若干槍隻，擬投某處，卒被押解來平……。

袁規的是「僞特」的主腦份子，八年以來，赫赫威名，不但爲虎作倀，其人更手黑心黑，愛國同胞，遭彼毒手酷刑者，不知凡幾？

袁規該殺，其得意的傑作，如威逼酷刑拿同胞來殘害，施其惡魔手段之外，還有過不少幕他認爲得意的把戲，——夜審白玉霜就是其中的一幕好戲。

幾年以前，北平發生過一個「僞新民報」編輯局長吳菊痴被擊斃的案子，吳菊痴死，却牽連了白玉霜。原來唱蹦蹦戲——評戲——的女伶白玉霜，再度到平之後，爲了要同新聞界聯歡，這天在前外同和軒宴客。就在宴客當晚席散以後，吳菊痴走到琉璃廠土地祠的地方，被打死了。當時僞警憲份子，認爲白玉霜是其中的一個主角。當時抓將進去。

那時袁規還正在做僞北平警察局特務科股長兼代科長，看他抖擻威風，要對這一個可憐的女藝人使使威風。

夜裡，僞特務科的燈光明亮，他要親自「升堂理事」，左右早在一邊伺候。如臨大敵。

「帶白玉霜——」一個肥胖的中年女人，戰戰兢兢地被兩個如狼似虎的公差，帶進屋內。

她往上一抬頭，上面坐的「官老爺」她認得是從前的「袁股長」。

幾句話問過之後，她說：「沒有什麼說的，還得求股長您多維持！」這句話又像在抹稀泥，又像在

撒嬌。但是又誰知道這位已然發表「科長」的「股長」，却正惱的是「股長」這兩個字——已然當了科長還不理會得？

把臉板得鐵青。

嘿，這幸福是我這股長，要是我們科長還不鬆了你！牙一咬，一聲用刑，吧的一綑鐵鍊丟在地下，可憐，做慣了戲的白玉霜，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下，她那見過這種陣勢？竟自昏死過去。

他冷笑了幾聲，吩咐搭了下去。

三小時以內，他完成了一幕夜審，兩個人抬下去，却沒有「氣息」了。

還是他認爲得意的「夜審白玉霜」那幕。事後，白玉霜驚吓失魂的病了半年，就爲他這一聲「用刑」！如今冤怨相報，不知道這位惡魔，他閉上眼睛，會看見了白玉霜的鬼魂無有？

川島芳子口中的「小弟弟」

川島芳子——金碧輝，這個國際聞名的女間諜，以特殊姿態活躍于中國者，達二十年。卒在國土光復的今日，在平受掬落網，入獄後，其狂態復如故，並每日注射自携之海洛英不已。

川島芳子，自稱爲日本天皇之義女，實則信口雌黃，大大隱事。又自稱與日倭之多田駿——當時爲北支指揮官——爲「把子」，渠夾袋中嘗置多田之「密令」一紙，真偽難辨，然甘心趨炎附逆者，震於金名，則每向逢迎，更加助金之爲非作歹。其實以金之罪行，萬惡滔天，又何止「罪不容誅」而已。

金善着男裝，出入朋黨相隨，輒尊之爲金司令，自命爲巾幗英雄，故着男裝。即入娛樂場所，亦必出入男廁，一團怪粉，半老徐娘，招搖過市，見者莫不斥之以鼻，金猶以爲樂，不之顧也。

金嗜與梨園中人遊。受其青睞者，有三人，一爲金少山，一爲李萬春，一爲張君秋。蓋金之忽天忽地，與金不無相似，李則英俊少年，張且姣若處子，金嘗戲呼李萬春爲「小弟弟」。某夕，金會贈之以「皮包」一隻，期有所願，未能達到目的，金乃惱羞成怒，翌日竟誣盜其皮包，迫令追回，並賠償至十數萬。又愛張君秋，嘗邀張至其寓，張則懼之如虎，亟婉謝之。惟與金少山相得，會親告金少山：「我送你一所房子！」金亦信以爲實，遂囑左右，東找西問，及房找妥，金乃避而不作一語，使左右言之於金少山，謂：「司令這兩天有點不痛快，至是始知被騙。又嘗自稱壽，自派戲碼，包全樓以宴親友，樓下則公開售票，收入胥歸腰包，日人亦痛恨之。後亦爲逃出北平，之大連，未幾，又疏通回平，卒被所掬，此煊赫一時之女間諜，其收場不問可知矣。」

張君秋入獄內幕

平市淪陷以後，僞特份子，挾其勢力，爲虎作倀，國人飽受塗炭，然皆噤若寒蟬，敢怒而不敢言，雖以做戲鬻藝之身，亦莫不飽受壓迫，張君秋以一伶人之身，猶未倖免焉。

一日，銀行界之顧某，宴客於寓，第以無聲色不歡，遂召張君秋往，事適某僞特之忌，遂認主，私設畏短波收音機，並作「發報」工作，促「日憲」往拘焉。至時，乃前後包圍，入宅搜索，客人十三名無一倖免，惟一人入廁，久而爲肚，助聲未外出，遂漏網，餘則悉被駕上汽車，押往沙灘「本部」。

時天色昏茫，一日憲，持刺刀，逼君秋脫去外衣，乃換日憲爲犯人特製之棉衣褲，視之，漬漬者斑斑皆血蹟也，既更衣，卽縛帶之什，亦概須解去，乃威逼入籠，籠者，以木製爲欄，如籠房也，籠內稻草橫鋪，穢氣四溢，君秋既進入，乍見隔壁木欄中，一中年胖子正舉目四望，視之，則小說家還珠樓主是也，還珠督君秋至，以目示意，勿使人知爲相識，蓋恐有不利也，既入夜，則乃詢君秋何以亦入獄，君秋茫然不知所答。

夜深，冷風瑟瑟中，有人哭喊，狼嚎鬼叫，慘不忍聞，少頃，隔壁一女犯，伸其蓬垢之首向君秋云：你修修好，把我給搗死吧！免得受罪，君秋益覺悚然。

翌晨，適爲僞國府還都紀念，廣播電台舉辦「合作戲」慶祝，戲目爲譚富英，金少山，張君秋之二瑪宮，珠聯璧合，缺一不可，電台日人，出具保結，保君秋出獄唱戲，戲完之後，則仍須回所謂「日本憲兵隊」焉。君秋一夜未寐，朝來查見身上有紅點斑斑，盜蟲咬也。含悲忍淚，猶須敷花簪粉，裝腔作調，戲散後，復由日憲二名，押解回隊，親友慰問，亦不敢向前，舉目相送，視君秋則已珠淚婆娑矣。越二日，以君秋事涉嫌疑，遂告無罪，然則已飽受五日牢獄之災矣。

中國鴉片公司

包賣毒貨的華中「宏濟善堂」

以零整批發毒貨爲營生的「鴉片公司」而自稱爲什麼「宏濟善堂」，這事寧非一大滑稽？

三十年的四月，從北平有一架飛往上海的飛機，在「大場」機場着陸以後，上面跳下一個女人來，跟着她搭得那一臉怪粉，怪可憐見地，但是她手上那隻藍寶石，却時時發光，一閃一閃照耀得光可照人，機場上不問是旅客，是迎接旅客的人，看她那隻「價值連城」的藍寶石，知道是世間稀罕之物也都爲之咋舌，驚歎不已。這個中年男子，乾癟着一張下巴，望去一冷一色，不過精神却十分飽滿，他們從飛機上拿下來六七個大皮箱，然後由兩個類似保鏢式的男子拿開，向駐守的「日憲」很熟悉的打了個招呼，然後這一雙男女，便在呼擁中步出了機場。這個女的，是盛三爺的太太，那個男人呢，就是鼎鼎大名中國鴉片公司的老板，華中宏濟善堂的東家，盛老三，江湖人稱盛三爺的便是他了。

原來日寇兵力所至，自有他的一筆打算。日本軍人之中，他們貪贓賣法的程度，恐怕比過去中國官場的貪污還要厲害。自然毒化中國，也是他們手段之一。

民二十六年，上海淪陷以後，日僞勢力，潛佈滬西，一切均以滬西爲中心，百弊叢生，滬西曹家渡一帶，日僞更廣設土行，主其事者，即赫赫威名之盛老三也。盛以販賣鴉片之總揆，而設立「華中宏濟善堂」，以「善堂」而冠以「華中」字樣，其組織龐大，不問可知。其毒化手段，更屬手眼通天，其一面大做其

「零整批發」，一面更於各埠，設立所謂「戒烟局」，「緝私隊」，分別疏通偽府，各委偽局偽隊，單成系統，於是其包辦鴉片之計劃，乃得以完成，偽政者流，只要有錢就好辦事，彼等則包運，包賣，包緝，包戒，其毒化手段，直截斷長江沿岸之「土業」，無怪「盛三爺」之赫赫威名，蓋其「富可以敵國」，雖偽政權，如汪如周之綜攬財政者亦均與盛委婉通格，冀其多金善賈，長袖善舞也。

迨三十三年春季，陳璧君以臥榻之旁，豈久容他人鼾睡，於是將包辦鴉片之權收回，而以所謂「衛生總署」為中心，設立禁烟總局，令烟民領照，實行官配烟土，時土之黑市，市價超於官土者數倍，於是狡黠者流，無不亦往領照，再輾轉求售，冀獲利也。卒以黑幕重重，釀成訟案，自史以來，從未聞以毒品而涉訟者，偽府行政，醜態迭出。

盛既失勢，心乃不甘，時日人自熱河，蒙疆一帶大量運土，以盛輕車熟路，乃均與盛合作，盛則既怒權利被剝，乃思計抵制，時官土每兩售價兩萬，盛則一萬掛零，傾銷其貨，一時充斥市面，烟民爭先恐後，紛紛購存，此舉反使偽政之流，窘不堪言，其包賣手段，尤其「政治手腕」，加以財、勢俱全，無怪盛者三之財運亨通也。近搜捕漢奸，此毒貨大王，終亦落網，其居室則改為「漢奸看守所」矣。

又盛在獄中，鑿鑿景象，曰非復往日豪闊，盛以傾國之富，供養甚奢，每日治精肴魚翅一味，席間羅陳山養海味，一人據案大嚼，惟飯後殘肴，輒不許動，越宿，聞有異味始棄去，但不許妾婦餉之，以其人豪闊則豪闊矣，但賦性則鄙吝，待下人甚苛也。

人國中的白滑

者讀書本是都

態醜奸漢

源源一本一筆
漢奸罪惡史

巨奸 醜史 罪行 暴露

漢奸內幕

內容絕
對詳實
文字犀
利痛快

全華 北各 大埠 書報 社均 代

漢奸內幕

第二輯

漢奸秘史

叛逆罪行

大胆揭發

痛快淋漓

內容：

比第一輯

還要豐富

精彩！

文筆：

比第一輯

還要犀利

活潑！

二十二年三月廿一日出版

漢奸內幕

第一輯

第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五日再版
 二月二十五日
 一月三日
 一月四日
 一月五日
 一月四日
 一月五日

定價：每冊法幣四十元

編輯者：胡開文

印刷者：強羣
北平前外小安路
電話三局四〇八

和平：和內立生書公司
前外：新華書局

天津：光明書報社
宣外：盛光文派報社